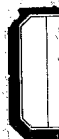


藝舟雙楫疏證

疏證



3.25

079531

2.45 + 1.24

166-

1157.1/08

祝

嘉編

藝舟雙楫疏證

中華書局



美院图书馆 B0025978

藝舟雙楫疏證

祝 嘉 編

*

出版者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
香港九龍彌敦道七四〇號

印刷者 中華書局香港印刷廠
香港九龍炮仗街七十五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

1978年10月初版

自序

包世臣的《藝舟雙楫》和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是書學上總結性的著作，集大成的著作，而《廣藝舟雙楫》尤為後來居上。十年來我總想做些注釋或把它譯成語體文的工作，使青年們容易閱讀，容易研究，但終未動筆去寫。一方面固然是學習忙，工作忙，最主要的還是我的書學水平低，沒有信心去担這個担子。在這十二年中，我也寫成《漢代書學及漢碑》、《書學簡史》、《鄭道昭及其雲峯石刻》、《霍陽碑研究》、《書學論文集》、《書學新論》等六種，就可以證明我是自知能力不夠，沒有信心，沒有勇氣去寫的。還有些是依賴性的想法，希望有一位大書家出來執筆，而我來拜讀好了。

去年五月我退休後，寫成《書學新論》，仍未執筆去寫。下半年書法高潮來了，於是我鼓起勇氣，執起筆來寫《藝舟雙楫疏證》。包世臣這本書比康有為的《廣藝舟雙楫》是難於了解些的，因為他歡喜用較僻的名稱，一個人用好幾個名稱。像桓玄，他不用桓敬道而用他的別名「靈寶」兩個字，連姓也刪去了。像米芾、米元章、米海岳、米襄陽、米南宮，他有時都不用，而單用「中岳」，又不加「米」字於上面。「中岳」的名，米芾是很少用的，我只見過他有一顆印章

文爲「中岳外史」。米友仁也是用他的小名「虎兒」，增加了些困難。至於書法上的名詞，他向不作說明，其困難更不必說了。

包世臣是清代碑學開山之祖，他於嘉慶七年二十八歲的時候，認識碑學祖師鄧石如，受鄧氏的影響，研究碑學，前後又結識當時不少書家，相與討論，寫成《藝舟雙楫》的《論書一》、《論書二》。碑學的興盛，他是有很大的功勞的。稱他做碑學開山之祖，是很恰當的。

書學在唐以前，都是碑學。「秦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嘆」。「蔡尚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王羲之渡江，北遊名山，見李斯、曹喜書，之許見鍾繇、梁鵠書，之洛見蔡邕《石經》書，又於從兄洽處，見張昶《華岳碑》，始知學術夫人，徒費歲月」。《廣藝舟雙楫》說：褚遂良、柳公權出於崔浩，歐陽詢出於貝義淵，虞世南、王行滿出於王長儒，顏真卿出於穆子容。又說：《碧落碑》筆法亦奇，李陽冰見了，寢卧數日不去。則唐代書家，也是學碑的。帖學萌芽於唐太宗之搜集王羲之書，但唐人學帖，是學晉人的墨迹。到了宋太宗刻《淳化祕閣法帖》，而帖學漸盛。一直傳到明清，學帖的人日多，而帖之翻刻也日多，面目全失，帖學至此，衰敗極了。《廣藝舟雙楫》說：「國朝之帖學，舊萃於得天、石菴，然已遠遜明人，況其他乎？」這不是後人才力不如前人，是因爲帖愈翻愈壞了，舊拓愈來愈少了，沒有善本臨摹的緣故。又說：「國朝書法，凡有四變，康雍之世，專仿香光，乾隆之代，競講子昂，率更貴盛於嘉道之間，北碑萌芽於咸同之際」。北碑的盛行，是鄧石如開其端，而包世臣導其源的。

帖既屢經翻刻，面目全非，學它是無法得益的，所以碑學起而代之。但是我們生在今日，可以影印流傳，使晉唐以來書家墨迹，化身千萬，人人可得而臨摹，學碑學帖，都有條件。況且人民的文化水平、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又是書法發展的最有利條件。包氏一生學帖的時候較多，尤其是三十歲以前。自認識了鄧石如，才重視碑學。他自己也說：「余書得自簡牘，頗傷婉麗」，所以他的著作，雖然是提倡碑學，但也兼論到帖學的。他雖然主張運指，是智者千慮之失，而精確之處，也是空前的。將來我國書學不斷發展，他還會起很大的作用，是大有疏證的價值的。我的「疏證」，有些是用注釋，有些是引證，有些簡直是譯文，間中也發表我個人的意見，作了補充說明，甚至提出相反的議論，都望讀者加以指正！這在我個人，固然是幸事，於書學前途，也是幸事。

《藝舟雙楫》，本來是上半部論文，下半部論書，所以叫《藝舟雙楫》。康氏的《廣藝舟雙楫》，是專論書學，不「廣」其論文的部分，而專「廣」其論書的部分。我也是一樣，重在書學，所以也只「疏證」其論書的部分，論文的那部分，就不顧及了。

這本稿子得潘淵泉先生，於百忙中爲我細閱，並提出不少寶貴意見，使我得及早修改，是應在這裏致謝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祝嘉寫於蘇州

包世臣傳略

包世臣，字慎伯，號倦翁，安徽涇縣人。生於清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年），卒於咸豐五年，乙卯（一八五五年），享年八十一歲。

他少時受父親的教育，乾隆五十九年，甲寅，他二十歲時，父親就死去了。嘉慶十三年，戊辰，他三十四歲，中恩科舉人，道光十五年，乙未，他六十一歲，入京會試（參加進士考試），逢大挑（大選），他參加考試，得籤江西（發去江西候補），這一年，他母親就死了。道光十八年署新喻知縣，第二年就罷官了。

他的研究書學，是從乾隆五十四年，己酉，十五歲時，問筆法於族曾祖包植三開始。嘉慶四年，己未，他二十五歲，得同縣人翟金蘭給他蘇東坡的《西湖詩帖》，說學肥字可以掩短，庚申（第二年）又從商邱人陳懋本借到古帖十多種，其中較好的是南唐拓的《東方朔畫贊》、《洛神賦十三行》、大觀拓的神龍《蘭亭》。他用紅色的九宮格移其字，這樣學習，久之，才悟到點畫雖細到像絲髮那樣，都要全身力到。

嘉慶七年，壬戌，他二十八歲，認識錢魯斯，聽到畫有中線和雙鉤的說法，並面試之。同年

又認識鄧石如，聽到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的理論。嘉慶八年，癸亥，他二十九歲，在蘇州和錢獻之相識。嘉慶十一年，丙寅，他三十二歲，得南宋庫裝《孔子廟堂碑》和棗版《閤帖》，細心探索，知道虞世南的字是從王獻之來的，又深知道獻之和羲之筆法的不同。羲之楷、行、草法，是從漢隸來的，深得蔡邕筆法。獻之是得筆法於秦篆，妙接李斯。又逐條辨別《閤帖》的真假，用米芾所刊定的來校對，不相符的有羲之、獻之各一帖，因佩服米芾的精審。米氏在揚州「倦遊閣」成這本書，包氏因名其居住的地方為「小倦遊閣」。這一年有信給伊秉綬說賑濟災民事。

嘉慶二十年，乙亥，他四十一歲，和黃乙生同住揚州，聽到乙生用側筆的理論。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他四十二歲，遇朱昂之，聽到寫字要「筆筆斷而後起」的理論。又遇王仲瞿，聽到「筆管須向左進後稍偃，若指鼻準者，鋒乃得中」的執筆法。又遇吳山子，聽到「下筆須使筆毫平鋪紙上，乃四面圓足。此少溫篆法，書家真秘密語」等。乃深研這幾個人的理論，求古人逆入平出的筆勢，他的字就大大地進了一步。嘉慶二十二年，丁丑，他四十三歲，入京去應試，得識余鐵香（名鼎），少包氏二十五歲，少負奇才，作詩作文，一下筆就是幾千字，又能舉十二斤的鐵槊，上馬擊刺，簸簸風旋。九月他出京，在路上購得王僧虔的《書訣》。嘉慶二十四年，己卯，他四十五歲，和張翰風到濟南，得北碑很多，相與研討，寫成《歷下筆譚》、《論書絕句》。道光四年，甲申，他五十歲，寫成《書品》，分為五品，妙品以下，分上下兩等，共九等。道光五

年、己酉，他五十一歲，刻他寫的《中衢一勺》。道光十三年、癸巳，他五十九歲，寫《自跋草書答問》於揚州小倦遊閣。這一年張翰風去世，櫬舟到揚州，他前往哭弔。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他七十歲，就德旌譚氏的講席，集平生的著作《管情三義》、《齊民四術》、《中衢一勺》、《藝舟雙楫》，名爲《安吳四種》，用聚珍版印五百部。咸豐元年、辛亥，他七十七歲，《安吳四種》重刻，印二百部，版存南京。咸豐三年、癸丑，他七十九歲，《安吳四種》版燬於兵災。《三續疑年錄》據關仲韓說他卒於咸豐五年、乙卯，八十一歲。同治十一年、壬申，他的兒子名誠的重刻於湖北。

上面的傳略，係根據《論書》中所載，再參考胡韞玉的《包慎伯先生年譜》而整理成篇的。嘉按胡氏的《包慎伯先生年譜》說他七十歲集其著述，更加增益，爲《安吳四種》。但包氏於《刪定吳郡書譜序·附記》上的年月，明明是「道光戊申九月七日重校書記」，戊申爲道光二十八年，那年他是七十四歲了。可以知道在七十四歲那年也有增益的。

包氏五歲，其父就教他讀書，從少到老，精勤不倦，於兵、農、政、刑、治河、漕運，也素所鑽研，且親自參加過墾荒、治河、練兵諸事，於國計民生，是很關心的，不是徒託空言的人。不止於碑學是開山之祖了。

目次

自序	一
包世臣傳略	一
論書一	一
述書上（嘉慶丁丑）	一
述書中（丁丑）	一三
述書下（戊寅）	二二
歷下筆譚（己卯）	三二
與金壇段鶴臺（玉立）明經論書次東坡韻（戊寅）	五〇
論書十二絕句有序（己卯）	五四
國朝書品（道光甲申）	六二
答熙載九問（辛卯）	七一
答三子問（辛卯）	八六

論書二

書譜辨誤（道光壬辰）	九五
跋榮郡王臨快雪內景二帖（丁丑）	九七
書臨平原祭姪稿後（丁酉）	一〇〇
題隋誌拓本（丁丑）	一〇三
自跋刪擬書譜（壬辰）	一〇五
自跋草書答問（壬辰）	一〇七
十七帖疏證（癸巳）	一一二
與吳熙載書（癸巳）	一二六
書黃修存藏宋拓廟堂碑後（癸巳）	一三〇
書劉文清四智頌後（癸巳）	一三一
自跋真草錄右軍廿六帖（癸巳）	一三五
書陳雲乃集其先公寫廢壽幛字爲四言詩卷後（甲午）	一三七
跋重刻王夫人墓誌（癸卯）	一三九
記兩筆工語（嘉慶戊寅）	一四一
記兩棒師語（戊寅）	一四三

完白山人傳（丙寅）	一四八
刪定吳郡書譜序（道光壬辰）	一五七
附錄	
執筆四首	一六三

論書 一

述書上（嘉慶丁丑）

乾隆己酉之歲，余年已十五。家無藏帖，習時俗應試書十年，下筆尚不能平直，以書拙聞於鄉里。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包氏十五歲，學應科舉考試的小楷書，十年尚不能做到橫畫平、豎畫直。

嘉接：這並不足怪，因為路走錯了。包氏在《述書中》裏也說到「小真書畫形既促，未及換筆而畫已成。」就是因為小字筆畫太短，做不到一畫三折，無從得筆法的緣故。

族曾祖槐、植三，獨達世尚，學唐碑。余從問筆法，授以《書法通解》四冊。其書首重執筆，遂仿其所圖提肘撥鑑七字之勢。肘既虛懸，氣急手戰，不能成字，乃倒管循几習之。雖誦讀時不間，寢則植指以畫席。至甲寅手乃漸定，而筆終釋鈍。

清代皇帝，康熙重董其昌書，乾隆重趙孟頫書，所以包氏說他的族曾祖名槐、字植三的去學唐

碑，是遼世尚的。《書法通解》，是一本初學入門的書法書。提肘，也就是懸臂。撥鐙法，像踏馬鐙，腳鈎向內，也就是像鵝撥水的姿勢。手的下節（叫做肱的一段），橫在面前。寫橫畫時，向右撥的姿勢，最爲明顯。包氏初學，未成習慣，所以手抖不能寫成字。以嘉的經驗，提肘寫字，一兩個月，手就定了——小孩也一樣可以做到。包氏因爲手未定，乃把筆倒過來，在桌子上寫，讀書時也執筆管不間斷，睡時也用手指在席上寫字。到了甲寅年（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包氏二十歲）手才漸定，但筆畫終幼稚而鈍拙。

延學懷素草書《千文》，欲以變其舊習，三年無所得，遂棄去。

又變換一下去學懷素（唐代和尚，長沙人，是個大書家）的草書《千字文》，想改變一下老路，三年沒有收穫，又棄去。

嘉接：學書不進步，就來一個大轉變，和以前所學的離得愈遠愈好，這是對的，但他所找的老師錯了。楷書沒有很好的基礎而去學草書，——尤其是大草，是走上危險的道路。古人說過：楷書像站，行書像走路，草書像跑步，不能站而跑，不跌交才怪呢！何況懷素的草書，筆力強，功夫深，非常奔放，叫做狂草，它比一般草書尤爲難學，那裏會有收穫呢？

嘉慶己未冬，見邑人翟金蘭、同甫作書而善之，記其筆勢，問當何業？同甫授以東坡《西湖詩

帖》，曰：「學此以肥爲主，肥易掩醜也。」余用其言，習兩月，書逼似同甫。

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年），他學《西湖詩帖》，蘇東坡書是肥的，姿態很好，小字很妙，大字則力弱，且學之易成偏鋒。肥而豐潤，免於枯乾，但筆力弱的則成「墨豬」。沒有東坡的天分，沒有東坡的功夫，就難有收穫。嘉以爲要學蘇書，應當在書法有相當基礎之後，——善運中鋒，筆勢勁健，結構綿密之後。

明年春，從商邱陳懋本、季馴假古帖十餘種，其尤者爲南唐拓《畫贊》、《洛神》、大觀拓神龍《蘭亭》。余已悉同甫之法，乃自求之於古，以硬黃摹《蘭亭》數十過，更以朱界九宮移其字。每日習四字，每字連書百數，轉鋒布勢，必盡合於本乃已。

王羲之的《東方朔畫贊》，王獻之的《洛神賦十三行》（只剩十三行），都有影印本。唐代人摹晉人墨迹，是把紙放在熨斗上，用黃蠟塗勻，紙性變硬而透明，用來影寫，容易看清原帖，且不易污損。包氏用這種硬黃紙蒙在《蘭亭序》上學書。

嘉接，《蘭亭序》是王羲之和謝安等四十二人於東晉永和（穆帝年號）九年（三五三年）三月三日在山陰蘭亭修禊之禮，大家飲酒賦詩，羲之並撰文，「興樂而書」，並沒有題目。過後自己也很滿意，再寫幾十遍，也沒有這一張好，自己也很珍愛。到了唐太宗（李世民）歡喜王羲之書，已得三千餘紙，尚以未得《蘭亭》爲憾。因此派蕭翼從辯才和尚手中騙來。太宗死

後，殉葬昭陵，真迹就沒有了，流傳下來的，只有唐人臨本。因爲沒有題目，所以後人叫它《蘭亭序》、《蘭亭詩序》、《蘭亭文》、《蘭亭記》、《臨河序》、《曲水序》、《楔帖》、《楔序》、《楔飲序》、《修楔文》、《蘭亭帖》等名。石刻以「定武」爲最著名，說是歐陽詢摹（或臨）的。「神龍本」是褚遂良摹（或臨）的。以後刻石達幾百種之多。朱界九宮，就是用紅色印的寫字格，像「井」字加「□」一樣，叫「九宮格」。用九宮移其字，就是像畫肖像用放大格一樣，不過只有九格罷了。

百日拓《蘭亭》字畢，乃見古人抽象出入，序畫先後，與近人迥殊。遂以《蘭亭》法求《畫贊》、《洛神》。仿之又百日，乃見趙宋以後書，褊急便側，少士君子之風。

抽象出入，序畫先後，乃是運筆結構上的事，逆入平出，及無往不收，無垂不縮的一筆三折的方，法都包括在內。行草與楷書不同，筆畫的先後，是有變化的，熟而生巧，自可找到便捷的道路。趙宋以後人，不善用中鋒，像蘇東坡的擺筆無定法，常帶側筆，雖用中鋒，仍不得勁，二寸以上的字，就覺軟弱。褊急是欠虛和，像米芾的字，氣象怒張，前人所謂像子路未見夫子時一樣。

余既心儀通麓之旨，知點畫細如絲髮，皆須全身力到。始歎前此十年，學成提肘，不爲虛費也。

包氏說他既然深信古人勁秀的道理，就是一點一畫，也應該用全身的力去寫，因此認識到十年

來熟習懸肘，並沒有白費功夫。

嘉接：因為放腕在桌上，運指寫字，就不能用全身之力，一定要兩足平開，雖是坐也要有站的姿勢，直背端坐，左手挺開用力與右手做「翼如之勢」。用五指緊握筆管，腕和指都不動，用肘來去，才能够運全身之力的。

續縱遊江浙，徧觀收藏家舊迹。壬戌秋，晤陽湖錢伯坻、魯斯，魯斯書名藉甚。嘗語余曰：「古人用兔豪，故書有中線，今用羊豪，其精者乃成雙鉤，吾就此垂五十年，才得三四耳。」余答言：「書不能佳，然下筆輒成雙鉤。」魯斯使面作之，畫旁皆聚墨成線如界，余以此差自信矣。嘉慶七年（一八〇二年），認識錢魯斯。他說：古人用兔毫，所以書畫有中線，今人用羊毫，寫得好的乃成雙鉤。中線是說筆畫中間聚墨像一條線一樣，雙鉤是墨聚於畫四周，像一條線圍住一樣。嘉以爲圓筆用提，筆中含，所以墨聚於畫的中央像一條線，方筆用頓，筆外拓，所以墨聚於周圍成雙鉤，不關兔豪、羊豪，或功夫之淺深的。

是年，又受法於懷寧鄧石如、頑伯，曰：「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以其說驗六朝人書，則悉合。然余書得自簡牘，頗傷婉麗。

「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是以字的外形講，字是要有疏有密的，所謂「計白當黑」，